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荣光属于青年”。青年是一个社会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也是文艺创新创造的生力军。本版约请青年作家、戏曲工作者分享创作理念和创新实践，展现青年文艺工作者与时代共成长的青春风貌。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现实生活是最宝贵的文学资源

石一枫

我从2010年开始专注小说写作，至今10年有余。文学评论家们认为，在年轻一辈作家中，我的创作题材较为宽阔，涉猎范围包括城市生活、高新技术、特定职业等。自我总结下来，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意地紧扣现实生活，尤其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可以说，现实生活是我进行文学创作最宝贵的资源。这固然和兴趣有关，但随着写作和思考的逐渐深入，我也越来越认识到了一种责任。

说是兴趣，我想首先源自现实生活的鲜活。文学如攀登，在新路上攀登一寸，强于在老路上攀登一丈。形式上、语言和风格上的新鲜，恐怕都不如人物形象的新鲜来得有力。假如把文学史比作画廊，能为这个画廊增添一个或几个新的形象，是每个作家的志向。而新的人物形象注定无法凭空编造，只能向生活中寻找。

在真实的世界里，人与人的价值是平等的，但在文学的世界，人物与人物的价值却不尽然相同——在特定的情境下，某些人物的命运天然地更能说明他所处的时代。如何找到新的、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并在小说中清晰而深刻地展现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对于我而言，这是创作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指导下，我创作了《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特别能战斗》等一系列中篇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如“北漂”陈金芳、技术天才安小男和爱憎分明的北京大妈苗秀华虽无现实原型，但都是从近年来的社会变化中提炼而来。当读者表示“仿佛见过这样的人”时，我觉得这可以算是实现了我的创作意图。

当然，在追求鲜活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来不及形成定论，然而我们又必须对新的、变化的、未及定论的生活给出自己的分析、梳理乃至判断。如果说捕捉人物形象考验的是作家的敏锐，那么分析现实考验的就是作家的思考能力。仅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我们也许不

能保证所想的一定周全，但要想在读者前面，尽量避免个人的自怨自艾。小说《逍遥仙儿》的故事发生在北京中关村，这里有高知人群也有城郊农民，有本地人也有外来者，生活认知的差异会产生矛盾，但是每一个群体都有他们的不易、善良和操守，这正是他们在日后消除矛盾、和谐相处的基础。我在深入当地居民生活的过程中，也越来越理解他们，从而更好地塑造他们。

对现实题材的关注，来自对现实生活的好奇与热情。同时，我们也应该期许，现实题材创作包含着责任：如何认识今日中国，书写今日中国，助力今日中国走向更好的未来？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中国的故事也应该代表人类的故事。这些思考拓宽了我的创作思路，被评为“2022年度中国好书”的《漂洋过海来送你》正是这样构思出来的。小说讲述的是祖孙三代北京人的故事，从爷爷辈的保家卫国、建设生产到孙辈的漂洋过海、世界互联，变化的时空里不变的是中国式的血液于水、生生不息。小说中的一组人物形象正是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灵感。当时我到埃及参加作品外文版的推广活动，发现同飞机的许多乘客都是到海外务工的中国工人，这启发我构思了何大梁和田谷多这一对师徒形象。他们来自中国的山村，学成技术之后到世界各地修桥。

与此同时，中国人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世界问题。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人魂枪》探讨了数字空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在近期的巴黎书展上，我发现相当多的国外读者对类似题材感兴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的创作必将面对许多新课题，而这些课题很可能也是世界课题。

比起层出不穷的文学新载体、新形式，现实主义或许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传统的创作理念。但在我看来，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实的不变化同样要求现实主义文学不断发展、不断深化。如今，人们认识现实、理解现实有了更多新的角度和思考方法，这也构成现实主义发展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文学是常新的，那些直面社会历史与时代变化，从变化着的现实中感受世道人心、书写世道人心的创作，永远为读者所需。

丰沛的现实、多样的生活是年轻作家的资源宝藏。从兴趣和关切出发，把目光放远一些，融入生活更深一些，相信在对现实生活的一次次捕捉、发现和书写中，也将实现一个写作者的成长与成熟。

(作者为作家、《当代》杂志副主编)



为戏曲艺术增添青春魅力

李炬宇

我是一名90后婺剧演员，戏台是我圆梦的地方。

我出生在浙江金华浦江的一个戏曲家庭，家乡水土孕育了婺剧，再加上生在剧团、长在剧团，耳濡目染，我也爱上了婺剧。读书时，每年学校元旦晚会，唱戏的我总会成为班级焦点，大家的鼓励让我对婺剧的热爱愈加强烈。大学期间，我开始疯狂“追戏”，哪里有戏就追到哪里。2013年，我终于如愿考入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

都说学戏困难多，练功吃苦多，但我乐在其中。只要站上戏台，我就会莫名地兴奋、满足。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深知只有勤学苦练，才能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自己，守得住婺剧。

在梨园界，老一辈艺术家的言传身教，对年轻演员成长来说最为珍贵。入团以来，身边的同事与前辈，给予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充分的成长空间。刚进团第三年，我就在大家的鼓励下，担纲《红灯记》主角李玉和。团里8位一级演员甘当绿叶，给我这个尚未转正的“临时工”四级演员配戏，我很惊讶，同时备受鼓舞，立志演出个模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前辈们的精心指导下，我凭借这部作品赢得观众肯定，获得第二十六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主角奖。后来，我又参与排演了《郑义门》《忠义九江》等作品，还于2019年在《信仰的味道》中饰演陈望道，和知名婺剧旦角陈美兰老师一同把戏唱到了首都北京，唱进了国家大剧院。

要成为可以担纲重任的“角儿”，不仅要技艺精湛，还要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为此，除了跟团里的老师们学习，我还拜上海京剧院麒派大家陈少云先生为师，学习麒派艺术。我给自己立下目标：要将京剧大师周信芳所创的麒派演剧精神，融入婺剧老生表演中。我想，剧种虽不同，道理却是相通的，更何况婺剧始终是一门兼收并蓄的艺术。

现在，戏曲发展需要复合型人才，这也给了我“跨界”的机会。2022年，婺剧《浩气春秋》剧目创编启动，该剧由我整理、编剧并主演，几易其稿，反复打磨，还邀请了梅花奖得主、著名京剧老生裴咏杰担任导演，一众名家担任技术指导、作曲、配器……一个文艺院团，放心大胆地交由一个年轻演员挑大梁，对我来说压力不小，但更是极大的锻炼。

为排好

这部剧，去年首演后，院里还专程邀请北京、上海、浙江、湖北等地的专家学者前来研讨指导，就剧目的内容形式、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给出多角度、深层次的意见建议，为接下来的创作指点迷津。

这次历练也让我明白，戏曲发展需要“传帮带”，需要一代又一代戏曲人共同努力。作为青年演员，我是“传帮带”的直接受益者，不仅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老传统传承下去，还要发挥年轻人的长处。工夫在诗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努力开拓视野，触类旁通，学习吸收话剧、歌舞剧、书画、诗词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精髓……身处数字时代，传统艺术需要拥抱互联网，我学着借助新媒体平台，让婺剧这个“老剧种”焕发生机。不过，守住戏曲本体、打磨艺术精品的心态不能变，正如梅兰芳先生所说，“移步而不换形”，扎实地继承好前辈留下的艺术财富，才能守住“正”。

近年来，全社会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人们对传统戏曲的关注日渐提升，这让我对传承好婺剧艺术充满信心。作为青年戏曲演员，我希望自己能快速地成长起来，让戏曲这张文化名片被更多人认识和喜爱，为古老的戏曲艺术增添青春魅力。

(作者为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青年演员，本报记者窦瀚洋采访整理)

青春与时代同向同行

一棵树的盛衰、一朵花的兴败、一个物种的存亡，缩影着整个地球的生态。植物的葳蕤意味着动物的繁多，也意味着人类的蓬勃。

多少次我在故乡的土地上行走，三条江河的源头草原最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它们是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源头之水对生命的浇灌和对精神的滋养随时都在发生，但我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我写出了自己最初的小说《大湖断裂》《海昨天退去》，听到有人说：“你的作品怎么这么多水啊？”我才恍然大悟：源头活水是何其丰沛。

我想象过西双版纳万花竞放的色彩，喧闹得能产生一阵阵轰鸣，那是蜂蝶潮涌的音响；想象过热带雨林瑰丽奇幻的模样，植物和动物在绝美秘境中丰富到无与伦比；想象过大象和其他动物的社群就像人类的部落，它们爱吃爱玩爱旅游，安居乐业又互相竞争，公象是不怒而威的，老虎和豹子是甘拜下风的，山大王的风采在热带雨林的宫殿里熠熠闪耀。

但是直到40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去西双版纳，用我的笔触摸大象和雨林，一点一点解读2021年一群大象北上南归的所有细节。我看到了雨林生态的脆弱、过度开发的危险和人们为保护大象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我有了彻夜不眠的思索，有了潸然泪下的感动，也理解了那个开饭店的西双版纳人对我说的话：坏坏都是联网的，大象糟了我们会糟，大象好了我们也会好，人和动物都是连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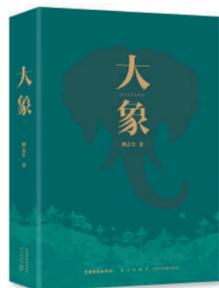
是的，一棵树的盛衰、一朵花的兴败、一个物种的存亡，缩影着整个地球的生态。我们失去家园的恐慌，可能发生在一棵本该迎接春天的小草没有长出来之后。反之亦然，一片绿叶可以描述地球未来的蓝图是多么壮丽，一只昆虫快乐的求偶声能够印证发育了它并爱着它的整个环境是多么温馨。植物的葳蕤意味着动物的繁多，也意味着人类的蓬勃。

一种生命的存在依赖于其他生命，一个物种的发展取决于其他物种。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就必须承认所有物种之间都具有或隐或显的关联，没有一种生命可以独立存在，包括人类。相依相存，和平友善，尊重权利，是我们对待所有生命的基本态度。理想化的环境一定是人类、动物和植物共同营造的结果，恶劣环境的出现基本都伴随着动物和植物的毁灭。如果我们不保护动物，地球也将不保护我们，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是一切生命的需要。

回到大象，它们食量巨大，披荆斩棘，雨林深处横七竖八的象道历来都是野生动物荟萃之地。大象又是运载和培育种子的能手，许多植物靠着大象的采食和排泄才能远距离传播，不少种子需要借用大象的肠胃泡软后才能落地萌芽。大象超级丰盈的粪便，成了那么多昆虫的食物和繁育后代的温床，最终又会被分解到土壤里，变作植物生长的营养。甚至它们用巨大的象脚踩出的坑窝都能给生命带来繁衍的希望。雨林多雨，积水成潭的坑窝容纳着蛙类的孩子——那些黑亮的蝌蚪，培育着蛤蚧、孑子和蟾蜍这些微小而作用巨大的生命，滋养着鲜艳的蝶和斑斓的蝶。大象是生态网络的枢纽，是浩瀚树海的缔造者，大象在，雨林就在，它让大地收获了葱茏，葱茏又吸纳了二氧化碳，生命的福祉何其丰沛。

《大象》的写作始终伴随着精神的瞭望。我看到西双版纳大地正在育成，雨林世界正在茂盛，风而雷正在轰鸣，那育成的茂盛的轰鸣的，也是一种坚定顽强、隐忍担当、勇毅果敢、从容不迫的精神品质。北上南归，大象以如此举动走进了人类的视野。大象“携手”，生死相许，大自然从来没有过如此迫切的呼唤：家园，家园，未来，未来——家园的未来，人类和大象共同的未来。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不仅仅是大象需要人的保护，大象也一直在保护人，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家园永远都是人和动物共同守望的最后依托。

我终于可以补救年轻时的想象和梦幻了，也终于看到了梦幻在现实中的若隐若现。我像是一头大象傲然行走在砖红壤的象道上，是一只小鹿恹恹于爱侣走向清晨的浓雾后再也没有回来的时刻，是一株不肯凋谢的鸢尾兰附生于高榕之上，鸟瞰着蟒蛇游过跳舞草的灵动。我有大象的感情、小鹿的思想、鸢尾兰的语言，我跟风而雷电交流，跟江河山脉融合，跟飞禽走兽、草木花卉同声共气。终于写完了《大象》，我又变成了一个人，却依然沉浸在跟大象和雨林共情后的喜怒哀乐中。



《大象》：杨志军著；云南教育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出版。

为了我们共同的生态家园

杨志军

文艺评论

版式设计：蔡华伟